

小 戏 选

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印

一九七九年元月

小 戏 选

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印

一九七九年元月

编 后

这个集子是根据我们教学需要选编的，由于时间仓促，掌握的资料不够丰富，加之水平所限，一定会有不当之处。希望有关方面多多批评指正。

(784) 剧 目 演 出 剧 目
(174) 夫 所 哭 [剧] 演 出 剧 目
(09) 雷 巴 · 吕 · 杰 [美] 演 出 剧 目
天 一 内 剧 目

目 录

一、建国以来独幕剧选

妇女代表.....	孙 茅 (1)
柜台.....	高思国 (45)
刘莲英.....	崔德志 (72)
母子会.....	

前 锋 文 工 团 话 剧 队 体 集 创 作
赵 家 驥 执 笔 (110)

家务事.....	陈桂珍 (128)
约会.....	沙叶新 (159)

二、戏曲剧目选

打铜锣.....	李果仁 (190)
抢伞.....	胡小孩 (210)
祭头巾.....	邱吉彩等整理 (224)
十八相送.....	(242)
断桥.....	(248)
张三借靴.....	(259)
空城计.....	(281)
三堂会审.....	(307)
一只鞋.....	成都川剧剧目鉴定委员会整理 (326)

三、“五四”以来剧作选

五奎桥.....	洪 深 (363)
一只马蜂.....	丁西林 (417)

名优之死.....田 汉 (437)

四、外国剧作选

蠢货.....[俄]契诃夫 (471)

十二镑钱的神情.....[英]杰·马·巴雷 (90)

荒唐的一天

.....[苏]鲁·沃龙楚克、乌·加勒柯夫斯基 (520)

莫里生案件.....[美]艾伯特·马尔兹 (532)

(52) 国恩高.....

(57) 志勤美.....

.....会干招

(011) 新 译 美 剧 选 编 工 文 教 育

(128) 创 始 制.....

(129) 德 和.....

剧目编曲数 , 二

(190) 二 果 李.....

(210) 郭 小 陈.....

(234) 魏 楚 李 陈 吉 院.....

(242)

(248)

(259)

(281)

(302)

(359) 组 建 会 员 委 员 会 基 目 编 制 低 等 为.....

剧目编曲数 , 三

(393) 不 共.....

(417) 林 西 丁.....

妇 女 代 表 (独幕话剧)

孙 宇

时 间：一九五二年冬天

地 点：东北某农村，农民王江的家里。

布 景：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左边有门通外屋，门旁放一水缸（因冬天防冻故放屋里）、碗橱子；右边有门通里屋，门旁靠墙放着一张有抽屉的地桌，桌上有掸瓶、帽筒等常见的摆设，桌旁有椅子；正面窗下有炕，炕头有柜、被格，炕上有个火盆。

人 物：张桂容——年二十六岁。村中新选的妇女主任。

王江——普通农民。张的丈夫，年二十七、八岁。

王老太太——桂容的婆母，年五十余岁。

翠兰——村中的姑娘，年十七、八岁。

牛大婶——旧产婆，年四十五岁。

〔幕启：场上无人。翠兰由门外喊着急入，她怀抱着一小捆稻草。〕

翠 兰 桂容嫂子！桂容嫂子！（进屋。没有见人，又喊着向里屋走。）桂容嫂子！桂……

（王老太太急的由里屋出来，示意翠兰勿喊。）

王老太太 （略有嗔意，压低语声。）你喊什么？别惊醒孩子。

翠 兰 （心里有事，不以为然地。）王大娘，桂容嫂子呢？

王老太太 她挑水去了，就来。（冷冷地）你又找她干啥？

翠 兰 我告诉她，到处匀也没匀来好稻草。

王老太太 稻草？什么好稻草？

翠 兰 我们副业组织草袋子用的稻草呗！预备了一垛，这两天分两班贪黑起早的织，没几天把稻草都织尽了。桂容嫂子叫我到后街去匀去，跑了好几家，好的都烧火了，就有一家剩下些这么短的。

王老太太 （淡淡地）没有就拉倒呗！还总要你们张罗！
（坐炕沿上做活）

翠 兰 （认真地）你看，下晚这班就没有织的啦！

王老太太 没有就收拾了得啦！还总得织那个玩艺儿！

翠 兰 大伙干的正心盛的时候，哪能收拾了呢？（放稻草在椅子上）桂容嫂子跟我们说：把这些草袋子交上去，还要跟合作社定合同呢！

王老太太 （絮絮叨叨地）她啥都想干，白天织那玩艺儿，下晚还上夜学，在家里呆一会都难受，你们怎么爱听她的？

翠 兰 我们选她当代表当主任，就是叫她领导我们生产、学习么，怎么不听她的呢？

王老太太 （不满地）我真不明白你们这是为的啥？你们哪一个家里是指着你们吃呀还是指着你们穿？死冷寒天的，一个姑娘家也出去张罗。

翠 兰 （解释地）这阵儿正是送公粮用草袋子的时候。多织点对国家也好。还怕挣钱多吗？

王老太太（不耐烦地向屋里走）往年没有你们织草袋子，人家公粮也一样送啦！（进里屋）〔翠兰望着王老太太的背影想追上去说什么，见她进里屋，遂又转身回来。

翠兰（气不平地）这个老太太！

〔外边门响，翠兰过去掀开通外屋的门帘，桂容挑水进来，放下扁担。

张桂容 你匀来稻草了吗？

翠兰 那几家种稻子的人家我都去啦，就有一家还剩了点这么短的，（指稻草捆）别人家都烧火啦。

张桂容（过去拿起稻草看）这么短，还净茸的，织草袋子哪行呢？！

〔又放椅子上。

翠兰 不行咋整？后街再没有谁家有啦。

〔桂容将水倒入缸内，沉思良久。

张桂容 有！

翠兰 谁家有？咱们多匀点。

张桂容 我家就有！

翠兰 你们家没烧了啊？

张桂容 没有，打上月咱们织草袋子，我看着我们稻草好，我就没舍得烧，净烧豆秸啦。

翠兰（高兴地）那更好啦，你们今年的稻子比谁家的都强。我就叫常玉成的车来拉得啦！

〔翠兰欲出，桂容唤住。

张桂容 你等一会儿！

翠兰 他的车送公粮回来了，我都说好啦，他先给咱们拉稻草，接着就往合作社送草袋子。

〔翠兰欲出，桂容拉住。〕

张桂容 这我知道，我是说稻草这个事，还得问问你大娘。

翠兰 （大声地）问不问也一样，反正咱们是花钱匀。

〔王老太太由里屋掀帘出。〕

王老太太 保儿他妈呀，咱们那点稻草你可不能随便动。

张桂容 是副业组买草织草袋子，别处买不着好的啦，跟咱们匀点。

翠兰 我们交草袋子给钱呐，不白使。

王老太太 咱家也不指着那两个钱使，再说，你大哥走时候也没留下话，别人可不能做主。

张桂容 织草袋子也有咱家一份，那稻草咱烧火都糟踏了，还是拉去织草袋子吧！

王老太太 （责难的口吻）这事可不能由你啦！保儿他爹走的时候告诉又告诉，不叫你出头管外头的事，你一点也没往心里去，就这样他回来我还得落埋怨呢！你还想往外头拉东西？你可少给我惹乱子！

〔转身往里屋走。〕

翠兰 等我大哥回来“炸了”有我！大娘，你先叫我们拉去得了呗！眼看着没织的啦。（炸了，即发火的意思）

王老太太 没织的了就快点收拾了！你们消停的回家呆着，大伙都省心。（进里屋）

翠兰 （与桂容对看一眼）真别扭，气死我啦！

〔她生气地将椅子上的稻草捆打落地上，一股身坐下。〕

张桂容 （想了半天。走近翠兰，拍翠兰肩）翠兰，你别着

急，咱们再出去看看。东头老李家种过五亩稻子，你去看看还剩稻草没有？我到西头老黄家去看看去。

翠 兰 也不见起有。

张桂容 没多有少也行，问问就回来。

翠 兰 走吧！（同容由外屋门下）

（稍停，牛大婶由通外屋门探进头来，然后悄悄地走入，四顾无人，向里屋唤。

牛大婶 王大嫂！王大嫂！

（王老太太从屋里出。

王老太太 唉！是她牛大婶，快坐下，快坐下。（让牛大婶坐）

牛大婶 （不坐，关心地）大侄子回来了吗？

王老太太 哪回来了？他放木头到大山里去啦，快三个月了。

牛大婶 东头跟他一块去的人都回来啦，他说大侄子也回来了么，他们在站上分的手，也许是他落在后边。

王老太太 那也许是，没听说咋样？

牛大婶 听说他们都挺好。

王老太太 （推牛大婶坐）快坐下歇会儿。（装烟递给牛大婶）你这些日子咋老也不到我家串门？

牛大婶 唉，我躲你这媳妇还躲不过来呐。我哪能来串门。

王老太太 （不解）怎么？你躲她干什么？

牛大婶 （欲言又止，低声地）刚才是她跟翠兰出去了吧？

王老太太 是她们俩。

牛大婶 （放了心）唉，这两天我就想把根本来由跟你说说，我又一想，现在不像早先了，早先是婆婆能管媳

妇，现在你这当婆婆的也作不了媳妇的主，也就没来。今个我听说你儿子回来了，我这才来了。

王老太太 她牛大婶，你是为的啥事呀？

牛大婶 咱们一个村住了多少年，又是老亲，我该说总得说呀。前几个老于家孩子闹病，请我去给瞅瞅，我给收拾收拾，扔下了药，不怎么叫你儿媳妇知道了，说我治的不好，劝老于家把孩子抱区上诊疗所治去了。这还不算，还把我留下的两包药拿走了。唉！咱们是“亲戚里道”的，你说叫我说个啥？

王老太太 （气愤地）我们这媳妇，就是“狗不识臭”，人家上边怎么告诉，她就怎样干。

牛大婶 唉，人家别人当主任的时候都没管，换上她就管得这样宽。

王老太太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牛大婶 大嫂呵，你也知道我，家里指着我养活。老于家这份药，是我到手的钱，她给我搅黄了。

王老太太 她牛大婶，你别生气，等会儿她回来我叫她把药还给你。

牛大婶 她还能听你的吗？

王老太太 啊！——我儿子快回来了，这回可不能再依着她啦。

牛大婶 （高兴地）那好啊！（解释）唉，她是个主任，又是大伙选的，她要公事公办我能怎的？也就得找你跟你儿子来，你跟侄媳妇说说，叫她往后给我留一面，这“公门中好修行”啊！她高高手我就过去啦。

王老太太 （自负地）往后我可不能再叫她给我惹事去啦！等我儿子回来，就叫她把这个妇女代表又是主任的

都给我退了。

牛大婶 那倒也……

王老太太 要我儿子在家管着她点，这个代表她也当不上。

牛大婶 对，“帅不离位”真不假，看你们这“老猫不在家耗子上房笆”了，这回老猫一回来……（外边门响，一惊，低声地。）你媳妇回来了？

（桂容拿一捆较长的稻草进来。）

张桂容 牛大婶来啦？

牛大婶 啊。

王老太太 保儿他爹要回来了，你知道吗？

张桂容 我刚才也听说啦。

王老太太 （命令的口吻）你牛大婶来要药来了，你快给人家！

张桂容 （意外地）要药？（放下稻草，对牛大婶。）牛大婶，昨天你不是说“那药不好使，作废”了吗？怎么还要？

牛大婶 （看了看王老太太，气壮起来。）我这当着你婆婆的面可不说假话，昨天是你们大伙逼得我不能不那么说，我那药是十拿九准的秘方配的，都是上等材料，早先配还合三万块钱一包哩！给老于家一个也没挣他的。

张桂容 （认真地）牛大婶，老于家孩子的病，可是你给治大发的呀！

牛大婶 （诡辩）那可怨不着我，这“人有旦夕之灾，马有转疆之病”，我治好了这个病，她又得那个病了。

张桂容 （抑制住激愤）那么你还想要药，拿着给别人治病去？

牛大婶（心安理得地）我这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啦！

王老太太（插嘴向桂容）你管人家这事干什么？给人家不就得了么！

张桂容（想了半天，决然地）好，我给你！

（桂容转身取钥匙开地桌的抽屉，牛大婶见桂容开抽屉，以为自己的目的已达到，于是，堆着笑脸走到桂容背后。

牛大婶（讨好地）侄媳妇呀，你可别寻思大婶不满意你呀！大婶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一面是公家，一面是亲戚，你在当间儿，一手托两家左右为难，你这回把药还给大婶这就算对了！常言说，交情大于王法，你成全大婶，大婶一定对得起你。等你女婿回来找你岔子，大婶准来说几句好话……

张桂容（转身递钱）给你，拿去吧。

牛大婶（奇怪地）怎么？你给我钱，药呢？

张桂容 药，我买下啦。

王老太太（不解地）媳妇呀，咱家没有病人，你留药干什么？

张桂容（果决地）我要送到县立医院化验去！看看是不是胡弄人。

牛大婶（大惊）啊！侄儿媳妇，你这不是要我的好瞧吗？

（央求地）你，你，你不能这样做……

张桂容 你怕什么？化验好了，叫你在全国卖。

牛大婶（手足无措）不，不，我不要钱，你给我药。

张桂容 我非把这事搞清楚不可！

牛大婶（情急之下，忽然想起一着，略带威胁地。）侄媳妇，咱们可是亲戚呀！你这样做，你女婿回来可不

能答应你！

张桂容（激动地，一口气说下去）你想想你自己干的事情吧！告诉你当产婆就要好好当，捡孩子的时候要好好消毒，你也不做，村里你经手捡的孩子有几个得脐带风的？不让你给人家吃药，你还偷着摸着卖！老子家孩子得肺炎，你硬说什么寒火，乱扎针！乱给吃药！不是我劝他把孩子抱到诊疗所去，孩子就完了。事情过去了，你就想要赖吗？

王老太太 这是人家的事，你管它干什么？

张桂容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怎么不管？

牛大婶（恳求地）侄媳妇，我一定再不卖就得了。

张桂容 你为什么不敢化验呢？你说清楚了！

牛大婶（吞吞吐吐地）呃，呃，从前我有个亲戚使这药治好过痢疾，我就把这个药方找来了。反正这药我知道药不死人。

张桂容 可你知道准能治病吗？你这样冒昧治病，不把人给耽误了吗？

牛大婶 我寻思万一碰巧治好了不更好么。

张桂容 你拿人命碰大运啊！

牛大婶 我以后不卖了！

张桂容 你得说死了，一定吗？

牛大婶 一定，一定。

张桂容 我明告诉你吧：各村妇女代表开会，都核计好了，要设立妇婴保健站，宣传卫生知识，往后你再想卖也没人信你的啦。

牛大婶（木然无语）……。

张桂容（缓和地）我知道你生活困难，（递钱）这个钱给你，药，作废了。

（牛大婶不好意思接钱，木然地站着，里屋传出孩子哭声。

王老太太（满脸嗔意）孩子哭了。

张桂容 你的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配的时候既然化了钱，那你就拿去吧。

（钱放在地桌上，进里屋。

牛大婶（晦气地）唉！（欲往外走，想了想，拿钱。边走边向王老太太。）这可是她给我的。

（牛大婶下。王老太太不悦地坐在炕沿上，桂容由里屋抱孩子出。

王老太太（厉声地）你咋这么好管闲事？！她和咱们房不连脊，地不连边，井水不犯河水，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拿着得罪人不当回事儿！

张桂容 妈，我是妇女主任，又是卫生委员，我不管谁管？！

王老太太 你要不好出头露脸，大伙能选你吗？我就不信这屯子就你这么棵高草？明明是窟窿桥你还要上！什么人都得罪！等保儿他爹回来看你怎么安排？！

（边说边向里屋走

张桂容 妈

王老太太（停住）什么？

张桂容（拿起长稻草）你看咱们家的稻草多整壮，烧火太可惜了，我刚才出去又没匀着，就把这个卖了织草袋吧！咱们有钱买别的烧火，不一样吗？

王老太太 你还嫌麻烦惹得少呵？那点稻草你又惦心上了！

张桂容 妈，大伙没稻草织袋子啦，咱家拿稻草烧火，我一

把把往灶坑填的时候，心里比啥都难受，匀出去又能有啥亏吃呢？

王老太太 不行，这个家你当不了！没稻草就早点收拾回家呆着，省得保儿他爹回来又跟你“翻儿”了。

〔进里屋。〕

〔桂容正在焦急时，翠兰匆匆地进来。〕

张桂容 （关心地）买着了么？

翠 兰 没有。你呢？

张桂容 我也没买着，都烧火啦。

翠 兰 那怎么办呢！常玉成的车在门口等着装呢！他说：送公粮的时候碰上合作社主任啦，说草袋子不够用，叫把织出来的快点送去。

张桂容 这会他喂了牲口啦么？

翠 兰 喂好了。刚套上车，等着给咱们拉完草就送草袋子啦。

〔外面传来常玉成的唤声：“翠兰呐，快点啊，倒是上哪装草啊？”〕

翠 兰 你听，他等着急了！

张桂容 （焦急地想）……

翠 兰 那就到后街拉那份次的吧！

〔欲下。〕

张桂容 （阻拦）那份草织成袋子，一碰准坏！怎么能行呢？

翠 兰 （烦躁地）又没好的，眼看第二班晚上不能干活了！

张桂容 （果决地）拉我家的！

翠 兰 （意外地）大娘答应了吗？

张桂容 她慢慢就明白啦，先装二百捆拉走。

翠兰 好！那快装上拉去吧。完了咱们好上夜校，要晚了！

张桂容 我做好了饭还没吃呢，你先帮他装去吧，我吃完饭就走。

翠兰 好。

〔翠兰急下。桂容顺手提起那捆短稻草，扔到外屋。她转身到碗橱前取碗筷。外面传来赶车的鞭声，吆喝声，王老太太气愤地从里屋出。〕

王老太太 是你叫他们到院里装草的吗？

张桂容 是我。

王老太太 你怎么越来越胆子越大了，等保儿他爹回来……

张桂容 （干脆地）他回来怕什么？事有事在，人有人在。

王老太太：（理屈词穷）啊？我也当不起你的家啦，你把家里的东西愿意往外拉就拉！

张桂容 妈，我说了半天你也听不进去。现在公粮入仓，等着草袋子使，咱们织了又挣钱，有什么不好？那是六百捆草，我叫他们拉去二百捆，我做了我担着，你不用操这个心。

〔桂容把碗筷放在地桌上，由抽屉拿出一本自制的帐本，用铅笔记帐。王老太太欲言又止，“唉”了一声，进里屋去，桂容收起帐本，将一盆大米饭端了进来，刚盛一碗要吃时，翠兰进来。〕

翠兰 （摸摸身上的碎草屑）二百捆拉走啦。咱们赶快上学吧，都晚了。

张桂容 常玉成赶车走了吗？

翠兰 走啦。（疑惑地）怎么？又不让拉了吗？

张桂容 不是，他往合作社给送草袋子，我想叫他领了钱就